

电影文学剧本



宋日勋 陈敦德 著

法庭内外

中国电影出版社

235.7
27

内 容 说 明

剧本描述审理一起掩盖在“交通事故”后面的杀人案的复杂斗争，深刻地揭露了当前存在在有些人头脑中的蔑视甚至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封建特权思想，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徇私情的人民法官形象。

剧本情节曲折，风格清新，寓意深刻。

法 庭 内 外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3 字数：45,000

1981年11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8,300册

统一书号：10061·387

定价：0.25元

柔和的灯光，优美的琴声，清新活泼的舞姿，奇妙迷人的表演：一个身穿白色体操服的姑娘轻展手臂，接着一个优雅动人的翻身转体，秀美雪白的双腿飘然有韵地劈叉分落，象一只漂亮的白天鹅翩翩飞落在大红地毯上……

体育馆里掌声骤起。这是女子自由体操比赛正在进行。

扩音器的声音：“下一个，姜燕燕准备。”

红地毯边，某省的领队、教练及运动员十分焦急：“姜燕燕上哪儿去了？”

“自由体操比赛都快结束了，怎么燕燕还不来？”

大红地毯上出现冷场，裁判员们和钢琴师诧异地探头寻望。

穿橙黄色体操服的19岁姑娘罗玉檀，焦急地跃过栏杆，在南台观众席上找到同样着急的四十多岁的姜妈妈：“姜妈妈，燕燕呢？”

“我也不知道，她不是早来了吗？！”

一个干部从主席台上匆匆走下来问教练：“国家体委韩副主任问，怎么没有姜燕燕参加比赛？”教练茫然不知所

答。……

领队走进场内，十分悲痛而惋惜地告诉大家：“刚刚接到电话，姜燕燕在来体育馆的途中，不幸发生车祸，被汽车撞死……”

小罗惊愕地张着嘴。教练沉重地垂下头。

推出片名与字幕。

—

墨绿色的帷幕。庄严的国徽。威严肃立的法警。区法院正在开庭审判案子。

高高的审判席。纸页翻动的声音。

东城区法院曹院长兼任审判长，他四十来岁，与两位陪审员和二十三岁的女书记员甘纯青，正气凛然地并坐在审判席上。

被告许大槐，司机，四十二岁，木然地低着头，垂着双肩，坐在法庭正中的椅子上，纹丝不动。

检察官站在公诉人席上，用严肃的声音起诉：“……被告许大槐以上的行为，构成了交通肇事罪。为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身安全，本检察院代表国家对被告许大槐提出公诉。”

曹院长转脸向辩护人发问：“杨律师，你有什么意见？”

杨律师站了起来，说：“司机许大槐酒后行车，加上天

黑，雾大，造成了撞死体操运动员姜燕燕的严重事故；但实属过失犯罪，是误伤，这是第一。第二，他半夜自动投案，认罪态度好。第三，他在省委车队开车二十三年，一贯勤勤恳恳，忠于职守，此次是初犯。根据以上三点，我提请审判长考虑对许大槐从轻判处。”

曹院长：“被告许大槐，你有什么意见？”

许大槐抬起朴实憨厚的脸：“没有。”

曹院长：“暂时休庭。休息十五分钟。”

人们纷纷走出大厅。

在开庭的铃声骤停后，曹院长站起来宣布：“现在宣判：被告许大槐，男，四十二岁，山西省长治县人，省委直属机关小车司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

化出画面：城郊，海滨；路灯在大雾中昏黄暗淡。一辆黑亮的西德本茨牌小车从雾中驶出，只看见朦胧的司机身影。

身材匀称苗条的体操运动员姜燕燕挎着桶形运动包健步走着，在岔路口横过马路。

小车向姜燕燕急驶过去……

拐弯的小车陡然将姜燕燕撞倒……

小车加速驶行，消失在浓雾中……

曹院长宣判的画外音：

“……被告因睡眠不足，酒后行车，加以天黑，雾大，

灯暗，于本月三日傍晚七时十五分，路经体育馆附近和平西路左转弯处，不慎将过路的省体操队运动员姜燕燕撞倒，当场毙命。经调查核实，确系过失犯罪……”

化回法庭。曹院长在宣判：“据了解，许大槐过去一贯循章行车，表现很好，从未发生过行车事故。此次车祸，虽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但他自动投案，认罪服罪态度较好，念其初犯，决定免于刑事处分，交由本单位酌情给予行政处分。特此判决。如有不服，可以在十日之内，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传来窃窃议论声。

旁听席上，省委书记夏宜驰的爱人柳如濂和林秘书会心地交换一下目光，耳语了两句，微露满意之色。

姜燕燕的母亲呜咽抽泣。

扶着姜妈妈的罗玉檀悲伤的眼光。

书记员甘纯青满脸悲愤。

坐在旁听席上的市中级法院女院长尚勤，五十一岁，听着宣判，眉头慢慢地皱起，她目光深邃而敏锐；画外响起她的内心独白：“天黑，雾大，灯暗，撞倒人不停车？”

尚勤凝神思索……

二

宣判之后，人们已经散去。聪灵精干的省委林秘书，三十五岁，陪着柳如濂走出东城区法院大门。柳如濂虽已

年近五十，看上去要年轻十多岁，细佻的身材还显露出青春的风韵，衣衫整洁合体，动作之间带着当年那种演员风度。

曹院长急匆匆赶上来送行。

在一辆乳白色上海牌小车前，柳如濂热情地伸出细白的手来与曹院长握手：“曹院长辛苦了！辛苦了！”

曹院长点着头：“应该，应该。”

柳如濂和林秘书坐进了小车。车门“砰”地关上。

一道院门拉开。许大槐怅然若失地走进院子。他默默地拖着步子，走到一座平房前，茫然站住，望着空荡荡的车库发呆。他望着望着，库房里幻化出那辆黑本茨小车。他上前两步，伸手欲去摸摸那乌亮的车体，小车又顿时消失了——

“老许，以后不开车也好，你跟着夏书记辛苦了二十多年啦，也该换一个工作啦。行政管理部门也正要人。”柳如濂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许大槐身旁，十分同情地安慰他。

老许侧过头来，茫无反应地望了柳如濂一眼。

一阵清脆的转铃声，夏欢骑着自行车驶进院子，他二十三岁，细高身材，眉清目秀，长得挺“帅”。他没停车，对站在车库前的柳如濂招呼一声：“妈。”

夏欢骑车驶过草坪间的水泥小路，直到小楼台阶前才

下了车。

柳如濂赶了过来，亲昵地给夏欢整整衣衫：“我今天听你们李所长说，你最近表现还不错。小欢，我准备找个人和你一块补习功课，准备明年考大学——”

“我自个学就行了！伴着个人多不方便啊。”夏欢支住车，与柳如濂一块走上台阶，进门：“妈，今晚的法国参考片我要五张票。”

“小欢——”书房里传出了夏宜驰的声音：“你来。”

夏欢对柳如濂伸了伸舌头，转身进了书房。

书房里，满头白发的省委书记夏宜驰摘下老花眼镜，从办公桌边的藤椅上递过一封夹着信皮的信给夏欢：“你回来了，我正好就便问问，这封群众来信，反映我市的二氧化硫污染严重，你得给我讲讲二氧化硫的污染原理和它的危害。”

夏欢接了信，看着，又抬头看看父亲，为难地低下头来；他斜眼一瞟父亲，父亲正严肃地注视着他。他诘诘讷讷好一会，终于解释道：“二氧化瘤，二氧化瘤就是长期呼吸了受污染的空气后，在气管或者喉咙中长出的一种瘤，可能……可能是恶性肿瘤……”

父亲听着，脸色沉了下来：“你在环境保护研究所工作几年了？”

“三年半。”

“你这三年半干嘛去了？你说呀！”夏书记火了：“在环

境保护所三年了，连二氧化硫的概念都不知道，还考什么大学……”

保姆四姨走过书房门口。柳如濂赶忙进书房叫着：“四姨叫吃饭了，吃饭了！”

夏欢趁机溜出了书房。

夏书记把火发在柳如濂身上：“你呀，总是娇惯，得好好管管他呀！”

三

罗玉檀扶着悲泣的姜妈妈走进家门，扶她在椅子上坐下。住房摆设拥挤但整洁，从家具可以看出这是个老知识分子家庭。墙上挂着两张照片：一张是一家三口的合影，姜燕燕是独生女儿；另一张是姜燕燕在平衡木上作燕式腾越的大照片。

小罗倒了一杯水给姜妈妈。姜妈妈没喝，看着墙上燕燕的照片，哭得更伤心了。

小罗看着燕燕的照片，不满地：“轧死人还无罪?! 我看就是因为是省委书记的司机才不敢判刑!”

姜妈妈恸哭。

有人敲门：“这是姜燕燕的家吗?”

小罗应声去开门。进来的是林秘书。

林秘书看见姜妈妈在痛哭，也难过地安慰说：“我是省委林秘书，夏书记知道了燕燕的事十分难过。燕燕是个难

得的人才，夏书记经常看她的表演，也接见过她，很称赞她。姜工程师又受‘四人帮’迫害，死得早。姜妈妈，夏书记很关心您——”

本来呜咽着的姜妈妈又恸哭起来。

林秘书掏出一叠钱和一张表格：“这是一点抚恤金。这是一张民政局的表，您填一填，国家会保障您的生活。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姜妈妈哭着。

小罗淡淡地：“请坐。”

四

许大槐案件的卷宗。一只手轻轻翻动卷宗。

尚勤的画外音：“天黑，雾大，酒后开车，撞倒人后没停车？”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尚勤放下手中的卷宗，站起来在办公室内来回踱步，思索着案中的问题。她稳重、朴素、大方，头发半白，一副慈祥而又刚毅的面容。

敲门声。

尚勤：“请进。”

进来的秘书给尚勤递上一份信件：“尚院长，一封匿名信，是用打字机打的。刚刚收到。”

尚勤接过信摊开。这是一首打印而未署名的打油诗——

司机真可笑，替罪去坐牢；
法官有私心，冤魂恨难消！

尚勤那大而深邃的眼睛，炯炯发光，敏锐地凝思着。
楼下传来门卫老郑和一个姑娘争执的声音——

“我要告状！一定要见尚院长本人。”这是那个姑娘的声音。

“你嚷嚷什么？尚院长正忙着，约个时间你再来怎么就不行？”这是老郑的声音。

“不行就是不行。你给不给传达？”

“你是谁？有介绍信吗？”

“我是东城区法院的。”

“那儿的人我全认识，就没见过你！”

传达室门前，老郑和小甘相持不下——

“我有要紧事！”

“你干啥这么死心眼！”

“我们法院审案不公，我要找尚院长告状。”小甘涨红着脸。这姑娘眼光和动作都有股冲劲，还穿着一身学生装，显出一种朴素的美。

小甘涨红的脸化入尚勤的办公室，她样子很激动地对尚勤说：“……对许大槐驾车撞死人的判决是不公正的。他

撞死人没停车，畏罪逃跑，情节恶劣，下半夜知道逃不掉，才迫不得已来投案，这能说是认罪态度好吗？怎么一点刑都不判？我觉得有必要向上级反映。”

“给你们曹院长谈过你的意见吗？”尚勤边翻材料边问。

“谈过了。我是书记员，说话当然不及别人顶用。”小甘话外有音。

“你说谁？”尚勤敏感地问。

“当然有人啦！那一天……”小甘回述——

那天，这个刚刚恢复的区人民法院，干部们（也有小甘）在曹院长的带领下，正架梯子挂一块崭新的“东城区人民法院”的白底黑字大长牌。情绪很热烈。

一辆草绿色的上海牌小车开了过来。从车上下下来的是柳如濂。

曹院长迎了上去，寒暄：“柳主任来检查工作？”

柳如濂亲热地回答：“顺路来看看。咱们的司法机关给‘四人帮’砸烂后，刚刚恢复，困难还不少吧？需要市委解决点什么吗？”

两人在大院内边走边谈，曹院长真以为她是来关心工作的，热心地领她各处走走看看。

参观完毕，快走出大门时，柳如濂似乎突然想起什么，停步说：“曹院长，有件事我想请你关照一下。”

曹院长敏感地瞥了她一眼：“什么事？”

柳如濂：“关于夏书记的司机许大槐过失伤人那个案

子，夏书记也很关心，说死了人是很悲痛的，也没法救活了，我们安抚了家属，准备给些经济赔偿。可是，老许是个很好的同志，跟老夏二十多年了，就象我们家人一样。希望你们实事求是地处理。”

曹院长：“我们正在审理这个案子。”

柳如濂：“这类案子可能怎么处分呢？”

曹院长思索了一会，答：“一般来说，假如是过失伤人，顶多判两三年徒刑，监外执行，实在有特殊情况，例外的也可以免于刑事处分。”

走到了小车前，柳如濂叮嘱：“许大槐的情况很特殊，你知道我们家人手少，他等于是我们家的主要成员，你们就看着办吧！”

曹院长看着柳如濂的车在大街上消失，陷入深深的思索。

小甘的旁白：“原来准备判许大槐两年徒刑，后来就改了免于刑事处分。有些同志对这有意见，认为到底死了人，而且没停车，等于畏罪逃跑，是公安局根据碰掉的车上的油漆和有关线索查上门的。”

小甘回忆完毕挺不满地说：“连一个省委书记的司机都不敢碰，还说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我看，越闹特权，越要重判。”

“噢，挺尖锐的。小姑娘，工作几年啦？”

“因为说话冲，爱打抱不平，老得罪人。中学毕业后

下乡多年，一直调不出来！好不容易才招来当书记员，刚上几个月班。”

尚勤看着她直率而气鼓鼓的样子，十分喜爱，笑了起来。尚勤说：“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我们研究一下再说。”

“还研究什么？这是明摆着的，明明是不敢碰特权！”小甘站起来告别，临走还刺激尚勤一下，“我看，官越大，私心越重，越不敢碰！”

尚勤开心地笑了：“是吗？”

五

宗楠在东城区法院门口来回走动，好象在等什么人。他二十四岁，时而看看手表，时而瞧瞧法院大门。

突然，小甘从大门里象蝴蝶一样飞出来，轻手轻脚地跑到宗楠的身后，捅了他一下，格格笑起来问：“早来了？”

“哎呀！”宗楠指指腕上的手表，善意地讽刺：“真一心为公呀！都下班半小时啦！”

小甘拉上他就走：“不当官，没那么多私心！”

“是不是等当上官就有私心啦？”

“那可难说呀！”

长长的江滨大道。小甘与宗楠在散步。

小甘甜甜地笑着：“真有意思！咱俩开了几次会就认识了，真象小说上写的那样——一见钟情。”

小楠的腮帮红了：“……”

“你爸妈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说过了，一般干部么！”小楠掩饰地转过脸去。小楠上身穿件干净的工作服，脚下是锃亮乌黑的三接头皮鞋，乍看，看不出身份。

小甘：“我到你家去看看。”

“爸爸出差了，妈妈正忙着，我还没来得及给他们说呐！”小楠神秘地微笑。

“哎，告诉你，我今天气极了！”小甘愤慨地说，“我们法院连省委书记的司机犯罪都不敢判！还谈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你又要打抱不平啦！”

“抱不平也没用。我反映给中级法院那个老太婆院长。她四平八稳，慢慢腾腾地说‘研究研究’，没个旗帜鲜明的是非感……”

“谁？”小楠一愣。

“中级法院尚院长。”

“她怎么啦？”

“她那样子，只配当个幼儿院的院长。”

小楠乐了：“你的意思是该把她刷下来？”

江水冲刷着堤岸。小甘伏在铁链栏杆上议论着：“咳，我看透了！我们的干部制度有问题，当官的权力和他们的

利益结合在一块，往往就不能当马克思说的‘公仆’，就不能为人民办事，反而容易成为‘主人’，或者说是‘老爷’。我主张立即改革干部制度，不能为人民办事的通通刷下来。”

小楠哈哈大笑：“我的‘左’小姐！你还真有一套呢！”

“你笑什么？”小甘狠狠地瞪他一眼，“我和你说正经的！”

小楠还是哈哈大笑。

六

中级法院的审判员老景，四十岁，手上拿着匿名信在看，皱起了眉头。

“这类匿名信，不负责任地乱写，给我们添麻烦。不光明正大！”老景不满意地摇摇头，并向尚勤建议：“这个案子关系到夏书记……，是不是维持东城区法院的原判，批下去了结算了！”

尚勤不吭气，望了他一眼。

老景诘诘找理：“呃……，再说，也没有更多的材料可以旁证。”

尚勤没有松口：“老景，你还是亲自去东城区法院跑一趟，把许大槐案子的材料调上来研究一下。这案子，有人来访，又有人写匿名信，可能不那么简单。顺便请一位了解案情的同志来一起谈谈。我看他们那个书记员小甘就挺合适。”

第二天，老景将小甘领来了，介绍给尚勤。

尚勤热情地伸出手：“欢迎，欢迎！来这工作，以后就不用闯门告状了！”

“那可不一定。”小甘握着尚勤的手认真地答。

老景惊奇：“噢——，你俩认识？”

尚勤笑着说：“领教过。”

老景不解地看着她俩。

尚勤：“老景，开始吧！”

尚勤、老景、老蔡在审问许大槐。书记员小甘在作记录。

许大槐低着头，断断续续地说：“……夏书记那天不在家。我不出车……前两天我家属要回乡下去，我忙着她和孩子的事……那天又喝了点酒，晚饭后，我正想早点休息，突然柳主任要车出去办事……，放空车回来时就撞了人，还以为是撞了水泥灯柱，车子还撞掉了块漆，当晚我知道出了车祸后，想到可能是我，就投了案……”

“是你开的车吗？”尚勤突然打断他的话问。

许大槐仍低着头，象背书一样：“是我，那天没睡好，喝了酒，天又阴，雾很大……”

老景：“你家里都有什么人？”

许大槐：“老母亲、老婆和两个孩子。”